

# 我心中的标杆

●张铭

前些日子早晨签到时候，我局机关党委负责人悄悄跟我说，局里想为李殿办一个荣退仪式，你可否写点儿东西，以感谢老同志一辈子的辛勤付出。我默默地答应了。

李殿同志是市人社局的元老级前辈，从干事到正处级，基本没挪窝，局里局外的人们多以“殿处”称呼他。

我是从殿处已经升任副调研员时候才开始跟他有交集的。当时我刚到工资科，专门负责年休假工资报酬的计算和审核。每天、每个单位的审批表都要经由高宏宇科长签字后报请殿处审批。就在这一次次的签字过程中，跟殿处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学习和沟通，缘份也就此开始。

在工资科的前一两年，同事小孟告诉我，殿处是经历过三次工资制度改革的人，业务水平非常高，在全省都数一数二。而建国以来总共才进行了四次工资制度改革。小孟还告诉我，殿处是工资科的老科长，如果遇到工资业务的难题向他请示，他会直接告诉你在哪一本书、哪一个文件里，一查一个准儿。

我当时刚刚才把2006年工改的47号

文件啃完，前前后后看了小半年，就这样很多东西还是没能完全理解到位。于是我想，小孟的业务水平都已经那么厉害了，那殿处得有多厉害啊，难不成领导的脑袋真的是八核、十六核的么，能记住那么多东西啊！所以我对殿处充满了好奇，用近乎仰望的心情悄悄想，自己有一天能不能也成为这样的人。

自从我暗下决心要好好学文件政策以后，就格外留意殿处的提问。殿处认真，工作细致又严谨。那时候，每次跟殿处请示汇报都很紧张，因为几乎每次都能被问得卡了壳。回到办公室，孟孟、小王、小张他们几个人在办公室时候不经意间喊一声李科，我心里就隐隐有点儿吃醋：殿处问他们的问题也没多大难度，偏偏问我时候就是那么刁钻的问题，套用如今网上的一句话，这老头子坏得很嘛。

后来慢慢开始上手写一些豆腐块儿的汇报材料，但几乎每次都不合领导心意。记得2014年4月，我当时还在单位住宿舍，前一天下午有个小豆腐块儿一直没改好，第二天早晨6点多，殿处发来短信批评我，没有把局长的意思吃透，过渡表述上

没有好好斟酌。还顺便发了句牢骚，说牙长点儿材料不知所云，修改变成了执笔，写材料的变成了打字员。过了几天，殿处又把我叫到五楼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在机关工作，不会写材料是最大的短板，你做再多再好，写不出来，不会表达，跟不上领导意图，领导就看不到你的成长进步，还是要多动脑，多下点儿功夫的。

我的性格其实也很犟，总觉得自己有些写材料的底子，写的时候也很用心，自己一字一句琢磨出来的东西舍不得再大段大段地删掉，而且那会儿不太熟悉机关的文风，始终觉得是有点儿没处使，总之就是很不适应。

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其实领导不是坏，是严，慈不带兵嘛。如若不是领导的严厉，哪能有我今天这一小点成绩呢。

就这样，他手把手地教，我自己也努力学习，慢慢地感觉越来越有了点模样。直到去年，他高兴地当着别人的面说，我们这个科员现在越来越懂业务了，我内心欣喜若狂，因为我知道，我真正走进了领导的心里。

殿处不光是在工作上引导我、潜移默化

化地影响我，还在生活上也关心着我。

前几年我身体有些弱，经常是一旦感冒，就得躺个好几天。2017年9月殿处到山阴技工学校工作后，我遇到业务上的难题，仍然要打个电话跟殿处请教一二。殿处对我也好像更加关心起来，每次从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得知我生病了，都要发来信息问问怎么回事，鼓励我多锻炼，也曾想介绍个他熟悉的好中医帮我调理，想得很细。

我是外地人，经常过年过节时候，殿处发来信息问问，回家了没有，在哪里过的节，父母亲都好吧。每每都是一位长者对小辈的关爱，都是师傅对徒弟的心疼。去年以来，殿处再次回到局里重新分管工资科，正好赶上非营利性服务业提质增效和辅警工资制度确立这两大活儿。他事必躬亲，从思路和方法上指点迷津，又从材料总结上帮助我精心打磨。每次请示、每次汇报，总能让我醍醐灌顶、耳目一新。

更主要的是，他还给予了我很多精神上的鼓励，让我从心态上调整，从思想上提振，重拾信心。这一年来，爷俩说过的话，句句都发自肺腑，句句都能让我受用一生。

一晃，跟殿处相识已是第九个年头了。从相见时时时刻刻地想见，从相知到相知相知的详知，这九年，我庆幸我的生命中遇到了他！感谢过往中，他给我的包容；感谢过往中，他给我的理解；感谢过往中，他给我的关爱；更加感谢过往中，他给我的支持！

# 难忘俺村民兵营

●王汉平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我村民兵训练的情景。

故乡应县水磨村位于应县城西北30里黄花梁脚下，当年全村有1300多口人，300多户。由于村子大，户数多，家家户户都有基干民兵。在全民皆兵，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全县村村都有民兵连、民兵营。我们村民兵营按村庄分布分为四个连，分别是东头一连，西头二连，南头三连，北头四连，我家在村西南居住，我的大哥二哥是三连二排基干民兵。民兵营配备的武器有半自动步枪、冲锋枪20余支、轻机枪数挺、山炮数门，历任民兵营长有乔玉良、刘玉宝、王占国、刘继宝、王罗明等，他们带领民兵农闲搞训练，抓战备，农忙时节种地锄田护秋，为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全村农业生产做出了突出贡献。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民兵军训是年年抓的必修科目，每年秋收结束后，县武装部、公社武装部就组织各村民兵集训。民兵虽然不是正规的部队，但军事化训练的强度和标准一点都不低，队列、步伐、射击、刺杀、投弹样样优秀。每到吃过早饭时间，全村民兵在民兵营长的带领下迎着初升的太阳，扛着钢枪，戴着树枝编的草帽，唱着革命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进村南树林里挖战壕，做伪装，开展投弹、瞄准、卧射、攻击等训练，现在村南梁坡树林里还有当年民兵训练时挖的战壕遗址。尽管每天训练都很辛苦，但是大家仍然以最高热情投入日常战备训练，没人叫苦叫累。大家在摸爬滚打淬炼中，练就了矫健的身姿、刚强的意志和一身过硬本领。我小时候只要一过星期六日或放秋假，就约上小伙伴去看民兵训练，民兵训练多长时间，我们就会驻足观看多长时间，直到训练结束，我们才会意犹未尽的回家。那个时候全村民兵的枪支弹药都统一在大队院内仓库存放，只有一把“铁将军”大锁看守，也没人敢偷盗。有时中午训练结束民兵可以把枪带回家，下午训练的时候再带上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上下积极响应“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迅速掀起了一场挖地洞搞战备的运动，到处是全民上阵齐挖洞的场面。

我们村也不例外，按照县里和公社的部署要求，民兵们在村里主要街道也挖起了地洞。那时没有大型工程机械，全靠民兵人工挖、箩筐挑。据村里人回忆，修建好的地洞好像一直没有用过，小时候记得在村南头机井处有几米宽的圆形的地洞口，童年伙伴有胆大的曾经下去过地洞。二十多年前村民王锦胜住院墙才用黄土填平。

那个时代，民兵不仅参加军事训练，还参加每年秋冬农田基本建设会战、植树造林、抢险救灾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村东大组的盐碱地，全村民兵积极响应大队党支部号召，打机井、修地埂、深翻地，使村东近千亩地变成良田，直接受益全村人。

记得有一年，全公社十六个村民兵在邻村韩家坊村集训，当年我的大哥给大队开拖拉机，大队有两台运城产东方红30型拖拉机和一台长春产28型拖拉机，他和王仁义、王继珍驾驶着拖拉机负责接送民兵集训和拉运抢枪行李等。集训期间民兵们住民房，伙食也是家常便饭，稀粥馒头烩菜黄糕等。而且没有任何补助，只是大队给记几个工分，一个工分几毛钱。上午练习队列队形，下午搞射击投弹，晚上学习时事政治，大家都认真练，刻苦学，没有一个人开小差、搞特殊。集训几天后，进行实弹打靶和军事体能比赛。由于我们村民兵人人军事素质过硬，在全公社的实弹打靶及各项军事体能比赛中拿了不少第一，为全村争得荣誉。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村上的女民兵，她们留着齐肩的短发，穿着花衣裳，腰扎武装带，个个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和男民兵一样并肩训练。每年实弹打靶成绩最好的民兵有王银旺、王德国、王平等，女民兵有王仙萍、王锦秀等，不论固定

靶，还是移动靶，弹无虚发不离靶心。

1983年5月，公社武装部抽调我村40多名骨干民兵组成预备役连参加在应县举行的雁北某部预备役第一师成立大会，接受军地领导和全县人民检阅。当年夏季驻地某部高炮营在我村驻训打靶，民兵们在解放军官兵及民兵营长的严格指导下，队列队形及军事技能有了很大提高。那时，民兵们统一穿着与当时现役部队一致的军装，即65式军装，佩戴全红五星帽徽和长方形军衔领章，头戴解放帽，扎上军腰带，脚穿解放鞋，一身解放军战士打扮。因为没有实行军衔制，所以穿的军装和现役军人一样。那段时间，就连我们村的人从背影也分不出解放军和青年民兵。8月1日建军节那天，县里举行阅兵仪式。早晨六点多母亲给做熟饭，早早吃完饭，二哥就骑上家中唯一一辆28型飞鸽牌自行车与众民兵进城接受检阅。

在县城体育场，彩旗飘扬，军旗猎猎，人头攒动。但这天公不作美，县城从早晨就开始淅淅沥沥下起小雨，受检阅的预备役官兵在雨中行进，轮到我村民兵队列式开始时，雨下得更大了，整个广场成了一片汪洋，所有人的衣服全被雨淋湿了。他们身上蒸发出的热气，凝成了一层乳白色的薄雾。大伙全然不顾气候恶劣，踏着军乐的节奏，高挺胸膛，踏起水花，齐步向前。当通过主席台和观众席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民兵们的表现受到来自北京军区、省军区、地方党政领导 & 全县冒雨观看群众的赞誉。

受民兵训练的影响，每年冬季征兵村里都有热血青年报名参军，他们在部队凭借在村里当基干民兵时的扎实军事素质，有的立功受奖入党提干，有的考入军事院校深造。时光如梭，岁月如歌。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民兵营小伙姑娘已双鬓斑白，成为“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级”的人物，回想当年献身国防，保家卫国的激情时不遗憾、不后悔，他们的精神将激励后人，代代相传，永不磨灭。



投稿邮箱: szrbfkt@126.com 设计: 马占俊

# 柳絮因风起

●刘淑花

早上出门，眼前一团团若精灵般的白绒毛儿随风飞舞，好不悠哉。哦，是柳絮。不知不觉中，又是袅袅城边柳、絮儿飞满天的时节了。

于众多树木之中，我还是比较喜欢柳树的。在塞北的漫漫严冬过后，枝头的第一抹翠绿就是柳条儿先抽出来的。柳芽儿悄悄从细细的柳条上努了出来，揉着惺忪的睡眠，绽露出鹅黄的小脸儿，与树根处的小草芽儿一起，送来了春天的讯息。轻轻托起一条泛着青色，带着芽儿的柳条，都能嗅出春天万物复苏的味道。

“最是早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带着丝丝树木的甜美，带着片片萌动的春情，小小的柳芽儿长成了尖尖的柳叶儿，在柳条儿的舞动中，风情万千，浮想联翩——“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光正好，春树正绿，呼朋唤伴，赏心悦目，一场春天的邀约，因了这几树垂柳，让冬眠许久的花儿豁然开朗。

“依依袅袅复青青，勾引春风无限情，”高楼栉比，马路广阔，车流滚滚，垂柳袅袅，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因了这几树垂柳，多出了几分柔媚几分深情……

当人们正沉浸在赞美随柳树一同归来的唯美春光时，朵朵柳絮绽放，不恋枝头的东风好景，辞别柳条的温暖怀抱，携带着生命的种子，毅然投入阵阵风中，开启别样人生——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梨花绽放，柳絮轻飞，庭院深深，送来春色，纵然情思绵绵不尽，怎阻我随风行处满城飞舞倩影留？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对月沉思，柳絮飘沉，心中牵挂，诉于天涯，

一场无由而起的思念，因了这柳絮的款款飞停，而渐渐又无因终了。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柳叶渐长，柳絮渐去，春光流逝，夏木荫荫，胸中那份愁怅随风而去，眼底这片天地何其宽广……

沉浸在关于柳树柳絮的诗词中，总是令人不能自拔。事实上，柳树的美好，更多用于形容女子，所谓“柳眉弯弯”“柳腰纤纤”，正是古代美女标配。柳树的情思，更多用于离愁，“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一会儿南飞又北飞”的柳絮，则一直都是伤情别离的寓物、随波逐流的象征。犹记得红楼梦薛宝钗的那句“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少时读着豪气干云，及长读时稍感压抑，如今再读，柳絮纵然上了青云，还是无根无凭，倒不无归入泥土，或可扎根成树。

漫步在街心公园里，于微风中伸出手掌，托起了一朵悠悠路过的毛茸茸的柳絮，有些轻，有些暖；盯着团团绒毛中心那颗小小的柳树的种子，无端地想起了母亲温柔的怀抱，想起了孩子甜甜的软语，想起了遥远夜空中闪闪的星星……一阵急风偶过，忽然间身处漫天飞舞的纯白柳絮间，喧嚣的马路、匆匆的行人似乎都闪入了一个朦胧的世界，心在一瞬间竟升起了一种无拘无束、随遇而安的洒脱。

枝头的桃花还未谢尽，路边的丁香开得正浓，摇曳生姿的柳条，送来了优雅轻盈的柳絮。迎着和煦的阳光，顽皮的柳絮儿翩翩起舞，随风而起，随风而落，让青青的小草偶尔白了头，让红红的花朵间或花了脸。

柳絮因风起，却飞得自在，飞得随意，携带着生命的种子，不惧生命的沉重，沉沉浮浮间，就将希望播洒在了世界的角角落落。

## 朔县年俗杂忆(四十四)

# 迎喜神

●陈永胜

大发慈悲，放他们出村出城，并向人们播喜报喜。

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看见人们迎喜神，是1978年的正月初三在我的娘家下团堡村。这个村位于朔县的西北面，离城15里，那时还是朔县下团堡人民公社的驻地，人口在2000人以上，是该公社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一天早上，天气极是寒冷，我和母亲骑自行车去她娘家拜年。

临近村口时，一个宏大的场面映入了眼帘：一群牛、驴、马、骡子混合在一起，卷着滚滚的黄土跑出了村口，向着正南方向的赵什八庄村飞奔。母亲笑着对我说：“今儿运气真好，赶上了你姥娘家迎喜神。”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当我和母亲到了村口时，迎头遇见的便是和踢鼓秧歌演员一样打扮的两排乐队，正在向着南方边走边吹奏，一时鼓乐喧天，震耳欲聋。随后就是数不清的男女老少在一片嘈杂声中跟着乐队在缓慢地向前涌动。我有些惊讶，村里咋会这么多人，又这么心齐！

娘俩一个人在家，坐在炕头上忙着擦山药丝丝。见我们进了家，慌忙下地，高兴得不得了，对我母亲说：“今儿可是好日子，全村人都迎喜神去了。妈要不是看你娘儿俩来，也出去啦。”快晌午的时候，我二舅、三舅、表兄他们土眉浑眼地回来了。三舅兴奋地给我母亲讲起迎接喜神的盛况，什么大炮鞭炮响成蓝八啦，牛马绕地跑成灰八啦，等等，不厌其烦，眉飞色舞。原来，这是“文革”结束后，下团堡村人第一次自发组织的迎喜神活动。

我姥娘听后不屑地和我三舅说，这算什么啥哩，妈小时候你姥娘家那才红火哩，人们抬着整整整半，每家每户用木盘端着香、纸、炮、兔儿饽饽迎喜神。回家后，还要上香跪拜，祈求全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哩。

## 二

关于喜神的传说，《朔州民间文化》(山西三晋出版社)一书，记录了两个版本的传说。——传说是源于唐玄宗年间(公元712——755年)，有秀才钟景期到长安应试，考试前入葛太古的花园，偶遇葛家小姐葛孟霞，二人一见钟情，爱慕有加。后来安禄山范阳兵变，葛太古被囚，葛孟霞隐身白云庵为尼。此时，钟景期科考得仕，步入朝堂，在金殿直言杨国忠与安禄山应外合，狼狈为奸，祸国殃民。唐玄宗念钟景期有功，让其到四川青城山拜紫阳真人学武艺，考中武状元，助力郭子仪平定了安禄山叛乱。后来葛孟霞被送入郭子仪王府，钟景期为“平北王”，葛孟霞为“贞静一品夫人”。民间传颂这一对佳人喜逢笑缘，尊其为喜神。另一个传说是，古代和山(今安徽怀宁县)有个叫秦逢的人，司掌喜庆宴乐之事，后被人尊为喜神。

无论是那个版本的喜神，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再现。

迎喜神的日期一般是正月初一到初五，具体是哪一天，这要由喜神的具体方位来决定。方位如何确定，《朔州民间文化》援引的是《协纪辨方书》里的介绍：

甲己在艮端坐齐(东北)，乙庚乾方沉沉睡(西北)，丙辛坤宫皱双眉(西南)，丁壬离部醉醺醺(正南)，戊癸巽向笑嘻嘻(东南)。这就是喜神按照十个天干日游五方及所在方位的表情。所以，过去民间迎喜神，必然会选择戊日或癸日向东南方向迎拜。这就需要查历书，看看正月初几日是戊日或癸日了。比如，2014年农历正月初二是癸卯日，因此初二迎喜神。2015年农历正月初三是戊辰日，因此初三迎喜神。2016年农历正月初四是癸亥日，应是初四迎喜神。2017年农历正月初五是戊子日，即初五迎喜神。2018年农历正月初五是癸未日，初五便是迎喜神的日子。

据朔州的老者介绍，新中国成立前，迎喜神是朔县所有乡村的一个重要活动，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其隆重的程度毫不亚于除夕和元宵节，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反映了在农耕社会里，朔县的农村及其广大农民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热切期盼。

与农村相比，迎喜神这一民俗活动，在朔县城里并不流行。这是因为，城里是工商业集中的地方，农民占比较少。大量的手工业者、商人、小贩关心的重点与农民有所不同，他们追求的是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因此，正月初二接财神才是他们的重点。我父亲今年80岁，他回忆说，他小时候，没见过朔县城里人迎喜神。在我的记忆中，也未见过城里人迎喜神。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朔县(朔城区)农村人对迎喜神似乎是情有独钟的，声势也比较大。到了2000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迎喜神活动一年不如一年，如今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客观地说，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你想拦也拦不住。然而，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季平安是世人共同的心愿和永恒的主题。那么，就让我们欢欢喜喜地过好每个年吧。



高宇作